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2.018

否定话语标记“谁说的”的功能表达与意义浮现

谢晓明,梁凯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文章基于互动视角,考察话语标记“谁说的”的话轮位置与会话序列结构,探讨其话语功能及形成动因与机制。考察发现,“谁说的”常用于应答话轮的起始位置,能够在第一时间抢夺话轮,对对方的话语做出否定回应,同时为受话人理解话语提供引导。在具体语境中,受交际双方关系、上一话轮内容等因素影响,“谁说的”的语义表达强度不同,浮现出不同的立场表达功能,主要包括斥责、反驳、否定和嗔怪。从来源看,话语标记“谁说的”出现于清代,来源于“谁说+X+的”结构,在主观性、语言经济原则和语境吸收等因素的推动下逐渐规约化为一个表否定的话语标记。

关键词:“谁说的”;话语标记;主观性;立场表达功能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2-0149-07

引言

现代汉语中,“谁说的”主要有以下两种用法:

(1)“有没有文字依据?”

“没有,口头说的。”

“谁说的?”

“县委书记和县长。”(《人民日报》2000年)

(2)志国:告诉你们一好消息,我们单位分东西了!你们猜,分的什么?

和平:就你们那穷单位,三斤苹果五斤油!

志国:谁说的?我们单位这回分这东西值老钱了!(《我爱我家》)

例(1)中的“谁说的”是真性疑问用法,表示询问对方话语的来源和发出者;例(2)中的“谁说的”是反问用法,表示否定对方的话语观点。

本文主要研究例(2)这种用法的“谁说的”^①。目前,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谁说的”表否定的话语功能^②,袁昱菡对“谁说的”的话题组织功能和形成动因进行了专文考察^③,但“谁说的”在交际互动中的话语功能尚不清楚,形成动因也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话语标记“谁说的”在交际互动中的话语功能及其形成动因与机制。

一 “谁说的”的话轮位置与会话序列结构

(一)“谁说的”的话轮位置

“位置敏感语法”理论认为,语法浮现于特定的序列类型,并由特定的序列位置塑造而成^④。由此可见,考察语言成分的话语位置分布很有必要。话语位置分布包括语言成分在话轮内部的话语位置,如位于话轮之首、话轮之尾或没有位置分

收稿日期:2020-09-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Y027);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JJD740004)

作者简介:谢晓明(1973—):男,湖南洞口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

①文中如无特别说明,“谁说的”均指其用于反问的情况。

②高飞飞:《“谁说+X”结构探微》,《国际汉语学报》2013年第1期;朱军:《互动视角的汉语话语否定构式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1页。

③袁昱菡:《来源于反问句式的话语标记“谁说的”》,《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④姚双云:《口语中的连词居尾与非完整复句》,《汉语学报》2018年第2期;石飞:《句末“就是了”的话语立场与话语功能》,《汉语学习》2019年第6期。

布偏好^①。基于此,我们对“谁说的”的话轮位置分布进行了考察,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1 “谁说的”的话轮位置分布表

话语位置	用例数(例)	所占百分比
话轮之首	395	79%
话轮之中	13	2.6%
话轮之尾	8	1.6%
独占一个话轮	84	16.8%
合计	500 ^②	100%

由表1可见,“谁说的”在话轮之首、之中和之尾均有分布,也可以独占一个话轮。但它在上述位置中的分布是不平衡的,话轮之首分布最多,占用例数的79%,如例(3);其次是独占一个话轮,占用例数的16.8%,如例(4)。这两种位置分布的“谁说的”占用例数的95.8%。这是因为在互动交际中,当交际一方完成了某一会话行为,如赞扬、抱怨等,交际另一方对其做出的最自然、最常规的回应应该是先表明自己“赞同/不赞同”的立场,然后再进一步对其立场进行解释说明^③。例如:

(3)展博:最近也没有什么别的新片上档啊。

宛瑜:谁说的,这里就有一部国产片——《桃花侠大战菊花怪》。(《爱情公寓》)

(4)“这里似乎不适合我们。”“谁说的?”他挑高眉反问。(席绢《今生只为你》)

例(3)中的“谁说的”位于话轮之首的位置,对对方“最近也没有什么别的新片上档啊”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后续话语进一步说明了反驳的理由和依据;例(4)中的“谁说的”独占一个话轮使用,对对方“这里似乎不适合我们”的观点进行了否定。

“谁说的”有2.6%的用例位于话轮之中。就考察的语料来看,位于话轮之首的成分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对上一话轮话语内容的回声问句,如例(5)中的“身材不好”;第二,表主观情态的感叹语,如例(6)中的“哎”;第三,“不是、没有”等

否定话语,如例(7)中的“不是”^④。上述三种成分中,回声问句和感叹语都不是对说话人立场的进一步解释说明;而否定话语也是赞同与否的表态性成分,与“谁说的”的否定功能一致。因此,上述三类成分可位于“谁说的”之前。例如:

(5)“还有……还有……我的身材不太好。”

“身材不好?谁说的?在我看来你完美极了!”(纳兰真《黑夜的意义》)

(6)于:哦,那您告诉他们我不上台。

郭:导致你客户的不满。

于:哎,谁说的。没有您这么说话的,您这太简练了。(郭德纲相声《我是文学家》)

(7)“你怕人笑你……”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谁说的?俺老孙怕过谁?我从没怕过!”(今何在《悟空传》)

上述3例中,“谁说的”均位于话轮之中,位于话轮之首的成分分别是回声问句“身材不好”、表主观情态的感叹语“哎”和表否定的“不是”。上述3类成分均不是对说话人立场态度的进一步说明,因而可以位于话语标记“谁说的”之前。

仅有1.6%的“谁说的”用于话轮之尾,其之前的成分与话轮之中的情况大体相同,这里不再赘余。例如:

(8)“怎么,连自己的朋友都信不过?”

“没有啊,谁说的!”(豆豆猫《戏梦闯江湖》)

例(8)中,“谁说的”位于话轮之尾,位于话轮之首的成分是表否定的话语成分“没有啊”,与“谁说的”的否定功能一致。

(二)“谁说的”的会话序列结构

立场表达是一个动态的言语交际活动,离不开它所在的会话序列结构(conversational sequence organization)。“谁说的”通常位于应答序列,对对方的话语进行否定回应,并与其构成相

^①方梅:《负面评价表达的规约化》,《中国语文》2017年第2期。

^②我们的语料主要来自CCL、BCC语料库和当代剧本、小说、相声等,如《我爱我家》《北京爱情故事》《裸婚时代》《杜拉拉升职记》等,共收集到500例话语标记用法的“谁说的”。

^③乐耀:《从互动交际的视角看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中国语文》2016年第1期。

^④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两个共用的同义语言成分通常主观性弱的先出现,主观性强的后出现,因为人首先需要反映客观事实的语言成分来“达意”,其次才需要一个表达主观感受的成分来“传情”(姚双云,姚小鹏:《自然口语中“就是”话语标记功能的浮现》,《世界汉语教学》2012年第1期)。因此,主观性较弱的“不是”出现于主观性较强的“谁说的”之前。

邻对(adjacency pair)。受话人用“谁说的”进行否定回应,可以是对发话人询问的命题做出的首次评价(initial assessment),这时会话中只有受话人的单方评价;也可以是发话人做出评价后,受话人对其进行否定回应,这时会话中含有交际双方的评价,二者构成不同的会话结构,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 单方评价:“询问—否定回应”相邻对

单方评价是指受话人在发话人的询问下针对疑问点单方面表明态度立场,做出评价。其中,发话人的态度立场不明显,话语中只有受话人一方的评价。从会话结构来看,通常会构成问—答相邻对:“问”是发话人发出询问,请受话人就某一命题做出评价;“答”是受话人针对对方的疑问点用“谁说的”进行否定回应,做出首次评价。例如:

(9)“你是不是又和她吵架了?”

“谁说的?”

“你们不是常常吵架吗?”(岑凯伦《还你前生缘》)

(10)“昆仑奴,听说你们是树上结的果子,是真的吗?”

“谁说的?人还有树上结的吗?你们唐朝人都是树上结的?”(王小波《黑铁时代》)

上述两例中,发话人分别通过“是不是”“是真的吗”这些疑问形式向对方发问,受话人用“谁说的”来回应发话人,做出否定评价。会话中,发话人的立场态度不明显,只有受话人单方的评价。

2. 双方评价:“发出评价—否定回应”相邻对

双方评价与单方评价的不同在于:前者包含了交际双方对某一命题的评价,而后者只包含了受话人一方的评价。双方评价所在的会话序列中,通常是发话人先在引发话轮表明自己对某一命题的态度立场,做出首次评价,接着,受话人在应答话轮用“谁说的”做出与发话人首次评价相反的二次评价(second assessment)。交际双方的话轮构成相邻对,二者都对某一命题进行了表态,且双方评价立场相反。从话语形式上看,引发话轮既可以是直接表明自己观点态度的陈述句,也可以是揣测问和附加问等疑问形式。例如:

(11)“因为犹太人不肯施舍,很小气!”

“谁说的?爱尔兰人才小气!”(朱邦复《巴西狂欢节》)

(12)“本来我在想,请爹爹选个日子,通知六位姊姊、姊夫到这儿共聚一堂,

可是看你这个样子,大概是不会赞成了吧?”

“谁说的,我正好也这么想——”(楼心月《盼云魂系尘影泪》)

(13)“芙儿,你又在欺侮人了,是不是?”那女孩并不回头,辩道:“谁说的?他自己摔跤,关我甚麽事?”(金庸《神雕侠侣》)

例(11)中,发话人用陈述句对“犹太人很小气”这一命题做出了首次评价,受话人在应答话轮用“谁说的”对其进行否定回应,做出与对方立场相反的二次评价;例(12)和(13)中,发话人分别用“大概是……吧”的揣测问和“陈述句+是不是”的附加问形式表明自己的倾向性立场,受话人用“谁说的”对其进行否定回应,做出与对方立场相反的二次评价。上述3例中,话语语境中都包含了交际双方的评价立场。

二 “谁说的”的话语功能

(一) 话语组织功能

话语组织功能体现了说话人对话语连贯性的关注。话语标记“谁说的”可以删去而不影响命题真值和语义表达,但删去“谁说的”会使话语突兀,衔接连贯不自然。“谁说的”在话轮之首(79%)和独占一个话轮(16.8%)两种位置分布用例数的95.8%。这说明“谁说的”在应答话轮中,其功能在于第一时间抢夺话轮,对对方的话语观点进行否定回应。同时,也为整个话轮奠定情感和立场基调,为受话人理解话语提供引导、指明方向,从而减少受话人理解话语的推理过程^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位置敏感语法”理论:语法浮现于特定的序列类型,并由特定的序列位置塑造而成^②。例如:

(14)“哥,你真的那么不喜欢水水,不想和她结婚?”

“谁说的!你准备喊她二嫂吧!”(惜之《迷恋魔君》)

①李先银:《口语对话中的话语否定标记“喊”考察》,《汉语学习》2016年第4期。

②姚双云:《口语中的连词居尾与非完整复句》,《汉语学报》2018年第2期;石飞:《句末“就是了”的话语立场与话语功能》,《汉语学习》2019年第6期。

(15)“地震了,天塌了,咱们都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谁说的?我代表工指党工委看望大家来了!”(《人民日报》2002-11-23)

上述两例中,“谁说的”可以删去而不影响语义表达,但删去后用后续话语直接回应上一话轮会使话语较为突兀,前后话轮的话语关联度减弱。“谁说的”能够使话语衔接连贯更加自然,受话人更好地理解说话人的立场观点。

(二)立场表达功能

“所谓事理立场,粗略来说就是说话人对事物的合理性所做出的一定判断。如果一些事物在说话人看来是合理的,语句里表达的立场就是正面的,相反,如果说话人认为事物是不合理的或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事理立场就是负面的。”^①“谁说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立场表达功能是反驳对方的话语观点,但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受上一话轮的话语内容、交际双方之间亲疏远近、长幼辈分等人际关系的影响,“谁说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常附带不同的情感,具有不同的语义强度,动态浮现出不同的立场表达功能。经考察,“谁说的”表达的事理立场主要有以下几种,依据负面程度的高低进行排列,越靠右负面程度越高,越靠左负面程度越低:嗔怪<否定<反驳<斥责。

1.斥责

斥责是指说话人用“谁说的”否定对方时,认为对方的话语观点过于不合情理而对其进行指责的行为,语气不屑、不容辩驳,否定力度和强度很高,常含有愤怒、不满等负面情绪,也常伴有表达说话人负面情感态度的副语言,如“脸色变灰”“瞪着某人”“气得身子发抖”“恼羞成怒”“暴跳”“火冒三丈地跳起来”等。例如:

(16)“但他罪不至死呀!”“谁说的?”仙儿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我说他该死他就该死。”(黄蓉《洛阳仙子》)

(17)“你以为他多善良?你以为他是你心上人,你就可以任由他作坏事,也说他是对的?”秋蓉怒道:“谁说的,是你三番两次故意找他麻烦,你是眼红!”

(李凉《神偷小千》)

例(16)中,从“仙儿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的描述和“我说他该死他就该死”的后续话语可知说话人愤怒和斥责的主观情态;例(17)中,从“秋

蓉怒道”和“是你三番两次故意找他麻烦,你是眼红”这一不礼貌性后续话语可知说话人愤怒和斥责的情态。

2.反驳

反驳是指说话人不同意对方的某一话语观点并用“谁说的”进行辩驳,通常后续话语会进一步说明反驳的理由和依据^②。这时,交际双方观点相对,立场相反,通常表达消极的情感态度。另外,反驳的对象通常是对方明确的观点态度,一般用于双方评价序列中。例如:

(18)小桂:爷爷,咱国产演员呀,也就这水平了。

和平:谁说的?好演员有的是,就像我这样的,就是捞不着机会。(《我爱我家》)

(19)“医生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人都怕生病,年纪越大越喜欢医生,年轻人身体健康,就没这个概念。”

小样挺身捍卫:“谁说的?我不年轻?我就喜欢医生,高齐,你们医院有和我年貌相当的单身男医生吗?给我介绍一个。”(《我的青春谁做主》)

上述两例中,说话人分别用“谁说的”对对方“国产演员就这水平”和“年轻人没有身体健康的概念”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后续话语进一步说明了与对方对立的观点,会话中包含了交际双方的立场。

3.否定

否定是指说话人不同意对方话语中的某一具体内容或话语观点,并用“谁说的”进行否定,既可以独占一个话轮单独使用,也可以有后续话语,后续话语主要表示对对方的否定,如例(6)中的“没有您这么说话的,您这太简练了”;例(21)中的“我看您是弄错了”。其中,“谁说的”否定的可以是发话人的立场观点,如例(21),也可以是发话人以询问形式提出的具体内容,如例(22),即在单方评价和双方评价序列均有分布。另外,表否定时,说话人只是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或话语内容,表达的不一定是消极的情感倾向,也可能是积极的情感倾向,如例(22)。例如:

(20)“我哥哥的事,你一点也不动心吗?”

“谁说的?”

^①刘娅琼,陶红印:《汉语谈话中否定反问句的事理立场功能及类型》,《中国语文》2011年第2期。

^②张定:《汉语否定不定代词的类型转变》,《古汉语研究》2019年第2期。

“那我要你想法子,为啥不吭气?”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21)“噢,我在这里大概也住不长了。”

“噯,谁说的?我看您是弄错了。”
(大仲马《蒙梭罗夫人》)

(22)“我是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女孩?”依莎贝拉抬起迷蒙的双眼,哽咽地问着她。“谁说的?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丁千柔《火鹤之舞》)

例(20)中,“谁说的”独占一个话轮单独使用对方“你一点也不动心”的揣测进行否定;例(21)中,听话人用“谁说的”对对方“我在这里大概也住不长了”的观点进行否定回应,后续话语“我看您是弄错了”是对对方观点的直接否定;例(22)中,发话人用“是不是”的疑问形式进行询问,其态度立场不明显,听话人用“谁说的”对“我是不是一无是处的女孩”这一话语内容进行否定。此时,“谁说的”否定的是对方的自贬性话语,表面上否定了对方,实际上表达了积极的情感倾向,安慰了对方。

4. 嗔怪

嗔怪是指说话人用“谁说的”对听话人进行程度较轻的假性责怪,常伴有撒娇等主观情态,负面程度很低,多用于情侣、夫妻等关系亲密的交际主体之间,多用于女性。例如:

(23)“我帮你比较快呀,看你的手抖成这样,我看你就是扣到明年都扣不上。”

骆冀取笑道。“谁说的。”仓还寒娇嗔地白了他一眼。(郝速《我和我追逐的梦》)

(24)“怎么,两天不见这么想我?”

“谁说的,讨厌。”(女孩娇羞地低下了头)(日常口语语料)

上述两例中,女孩用“谁说的”对男朋友给予了回应,通过“仓还寒娇嗔地白了他一眼”和“女孩娇羞地低下了头”可知,说话人并不是真正的不满和责怪,而是对男朋友的撒娇和嗔怪。

(三) 强化否定功能

否定对方也可以用“不是”“没有”等直接否定式来表达,“谁说的”并不是唯一的形式,但直接否定式语气较为缓和;而“谁说的”是否定强度最高的反问形式,处于否定强度的最高等级位

置^①,否定语气和语力更强。反问是表示强调的一种方式,除了少数几例表嗔怪的用例外,其他三种立场的“谁说的”都具有强化否定的功能。例如:

(25)“茉莉未婚又住在我的家中。身为治安官,应有责任伸张正义。你连累她名誉受损,就要娶她。”“谁说的!”他火冒三丈地跳起来。(安妮塔·蓝伯《苏格兰公爵》)

(26)“他们俩好像从来没一起来过。”

“谁说的,一起来过一次,那天你没出来,没看见。”(《皮皮》)

(27)“你不愿意去啊?”

“谁说的。”

“那就快去啊!”(岳盈《菜鸟天使》)

例(25)中,从“火冒三丈地跳起来”可知说话人斥责的态度立场,换成“不是”等直接否定式不能表达愤怒和斥责的情态;例(26)和(27)中,“谁说的”分别表示反驳和否定,也可换成“不是”等直接否定式,但替换后否定语力和强度有所下降。

三 “谁说的”的话语标记化过程及原因

(一) “谁说的”的历时考察

据 CCL 语料库,“谁”与言说义的“说”最早共现于唐代。从唐代到宋代,“谁说”以“是谁说”“向谁说”“阿谁说”的形式居多,多是真性疑问用法,表示询问。例如:

(28)师曰:“《金刚经》是谁说?”对云:“禅师。”(五代《祖堂集》)

(29)问:“以穷理为用心于外,是谁说?”曰:“是江西说。”(南宋《朱子语类》)

到了宋代,“谁说”开始出现反问用法,仅 1 例。例如:

(30)问:“如何是宾中宾?”师云:“谁说有疏亲?”“如何是宾中主?”

师云:“磕额无回互,对面与谁陈?”(南宋《古尊宿语录》)

明代,“谁说”的反问用法开始增加,有 19 例,其后常引述上一话轮中对方的话语内容,对其进行否定。例如:

^①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1—134 页。

(31)素姐道：“说不上二千里地，半个月就到了，九月天往南首里走，那里放着就吵着要棉衣裳？你是待拿着压沉哩么？”小选子道：“谁说只二千里地，走半个月呀？差不多够一万里地，今年还到不的哩！可不走半个月怎么！”（明《醒世姻缘传（下）》）

(32)“我和你说句知心话：你方才说这冷静，我想我止隔得三年，尚且心情不奈烦，何况你们终身独守，如何过了？”庵主道：“谁说我们独守？不瞒安人说，全亏得有个把主儿相伴。不然冷落死了，如何熬得？”（明《初刻拍案惊奇（下）》）

例(31)中，“谁说只二千里地，走半个月呀？”引述上一话轮中的“说不上二千里地，半个月就到了”的话语观点，并对其进行否定，是反问用法；例(32)中，“谁说我们独守”引述上一话轮中的“何况你们终身独守”的话语观点，并对其进行否定，是反问用法。

到了清代，出现了“谁说+引述性话语+的”的反问用法（下文记为“谁说+X+的”），用来对对方的话语观点进行否定，这是“谁说的”的结构原型。例如：

(33)“过了门是你家的人，随你做大做小，我都不问。这时候露了风声，就难成了。”王喜道：“你过于多虑了，谁说将你女儿做小的。”（清《绘芳录红闺春梦》）

(34)“大嫂，这是你的造化，我久听得人讲，流贼的厮子好不怕人，个个都是四方的，又长又大……”刁氏失口道：“……我看也都是圆的，大小长短也不等，谁说都是四方长大的？”（清《姑妄言》）

例(33)中，“谁说将你女儿做小的”引述上一话轮中的“随你做大做小”的话语观点，并对其进行否定；例(34)中，“谁说都是四方长大的”引述上一话轮中的“个个都是四方的，又长又大”的话语观点，并对其表示否定。

“谁说+X+的”中的X引述上一话轮对方的某一话语内容，这是交际双方共同知晓的信息，在对话中已经被激活，即使省略也不影响交际。在语言经济原则作用下，省略X而形成“谁说的”的形式。“谁说的”独立表否定的用法最早在清代出现，仅1例。例如：

(35)“爹好狠心！搭上了对子戏班就不认得我了。”说着泪珠儿滚下来。官人说：“谁说的？我还不知他们在那里住呢！一向有事未得瞧你，你就疑惑了？”（清《三续金瓶梅》）

（二）话语标记的形成和功能浮现的原因

话语标记化过程中，“谁说的”在否定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主观化和语用化浮现出了斥责、反驳、嗔怪等功能，传递说话人的主观情态，逐渐规约化为一个话语标记。其形成和功能浮现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1. 主观性

“谁说的”由疑问发展出否定用法，反问句是其重要过渡语境(bridging contexts)^①。而反问句表否定来自说话人主观上的否定态度^②。反问句是“无疑而问”，“谁说的”虽然采用了疑问的形式，但说话人在主观上已经将答案变成了空域，没有一种答案能够真正满足说话人的需求，由此产生了否定用法。“谁说的”表疑问还是否定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情感态度决定的，换句话说，主观性是其话语标记化的根本机制。另外，“谁说的”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动态浮现出斥责、反驳、否定和嗔怪等不同的立场功能，具体表达什么立场，这也是由说话人在语境中根据互动交际的需求主观决定的。同样的语境，不同的主体可能选择不同的立场。因此，主观性是其形成和功能浮现的根本机制。而“谁说的”与“不是”等直接否定式相比，除了否定命题内容外，还表达了说话人的立场，具有强化否定的功能，这也是由其主观性的机制决定的。

2. 语境吸收

语境对话语的生成、理解和使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③。“所有语言单位都依赖语境，并从这些语境中派生出本身大量的含义。”^④立场表达的

①方梅：《负面评价表达的规约化》，《中国语文》2017年第2期。

②胡德明：《从反问句生成机制看反问否定语义的来源》，《语言研究》2010年第3期。

③胡清国：《现代汉语评价构式“NP一个”》，《汉语学报》2017年第1期；方迪：《“这话说的”的负面评价立场表达功能及其形成动因》，《语言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6期。

④张婷婷，陈昌来：《“搭把手”类轻量表达式》，《汉语学习》2019年第3期。

规约化往往离不开特定的语境^①。“谁说的”产生否定用法也是在具体语境刺激下语言动态发展的结果。一方面,由疑问到否定,经过了反问这一过渡语境。“谁说的”继承了其原型结构在语境中吸收的反问否定意义,从而形成由疑问表否定的形式,如例(33)中“谁说将你女儿做小的”是反问形式表示对对方话语“随你做大做小”的否定;另一方面,“谁说的”也吸收了其所处对话语境中交际双方立场对立的意味,从而加强了否定语义。“谁说的”出现的典型语境是:在交互对话的语境中,说话人不同意对方的话语观点,并在后续话语中说明否定的理由或进一步质疑对方。例如:

(36) 甲某人说:“诸葛亮不就是孔明吗?不是一个人吗?”乙某人把眼睛瞪得灯泡那么大个儿:“谁说的,诸葛亮跟孔明是俩人。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37) “妈妈最担心妹妹急着嫁出去,她永远留在妈妈身边最好!”

“谁说的,女大当嫁,做老姑婆?”(岑凯伦《蜜糖儿》)

例(36)中,“谁说的”的后续话语“诸葛亮跟孔明是俩人”与上一话轮“诸葛亮不就是孔明吗”的观点相反,交际双方立场不一致;例(37)中,受

话人通过质疑对方话语的推论“做老姑婆”对对方“她永远留在妈妈身边最好”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交际双方立场不一致。“谁说的”经常出现在这样的语境中,逐渐吸收获得了语境中的否定意义,强化了其负面立场功能。随着“谁说的”使用频率的增加,其否定意义从语用中逐渐固定下来,规约化为一个否定话语标记。

结语

文章基于互动视角,考察话语标记“谁说的”的话轮位置与会话序列结构,探讨其话语功能和形成动因与机制。考察发现,“谁说的”常用于应答话轮的起始位置,在第一时间抢夺话轮,对对方的话语做出否定回应,同时为听话人理解话语提供引导。在具体语境中,“谁说的”具有不同的语义强度,动态浮现出不同的立场表达功能:嗔怪<否定<反驳<斥责。从来源看,“谁说的”出现于清代,由“谁说+X+的”省略X而来,在主观性和语境吸收等因素的推动下逐渐规约化为一个表否定的话语标记。

另外,“这话说的”和“看你说的”也是表否定的言说类话语标记,“谁说的”与二者相比有何表达差异,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and Emergent Meaning of Discourse Marker “*shuishuode*”

XIE Xiao-ming & LIANG Kai

(Research Center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studies the turn position and conversational sequence organization, and discusses the discourse function and forming motivations as well as mechanism of “*shuishuode*” (谁说的).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shuishuode*” is often used in the starting position of responses that snatches the turn at the first time, gives a negative response to the other’s utterance,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recipient to understand the discourse. In a specific context, influenced b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discourses of last turn, “*shuishuode*” has different semantic intensity and emerges different expressive function of stancetaking, including rubuking, retort, negation and false blaming. “*Shuishuode*” derived from the “*shuishuo*+X+de” and appeared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gradually conventionalized to a discourse marker under the impetus of subjectivity, linguistic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contextual absorption.

Key words: *shuishuode*; discourse marker; subjectivity; expressive function of stancetaking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方梅,乐耀:《规约化与立场表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5页。